

穿越共和盆地

陈启文

1

这条路，我已经走过好几个来回，这次又得重新走一遍。

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公路之一，青康公路——国道214线，与文成公主当年走过的唐蕃古道大体一致。当我们于当下的时空中追踪一个大唐公主远行的足迹，也就有了追溯一条大河之源的双重线索，那条在亘古岁月中静水深流的大河，这条正在我们眼前如泥水浆般翻涌的大河，还是同一条河流吗？

每次，我都是带着这样一个巨大的疑问上路的。

在伟大的青藏高原上，一切几乎都要用巨大来形容。

无论是当年的文成公主，还是如今的我们，在翻越日月山、涉倒淌河而南下、向青藏高原腹地纵深时，先必须穿越一个巨大的盆地——共和盆地。这是一个传说中的聚宝盆，其实，这座东宽西窄、大致呈倒置扁梨形的盆地，看上去更像是高原骨盆腔中央的子宫。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新最年轻的高原，这也是一个还很年轻的、充满生机的子宫，而一条母亲河就是她繁衍生息的血脉。这里已是河源下游，黄河自东南向西北流经共和盆地，在这一流域，黄河也是一条倒淌河，她如同拨动着一个个轮盘，却只拨了一半，在盆地中央绕出了一个半圆形流程。

追溯一条大河之源，很容易让人想当然，而一座神秘而诡异的高原，又总是频频给人类带来幻觉。当你听见那呼啸而来的风浪声，那幻觉又逼真地涌现在眼前。是啊，哪怕闭着眼睛想想，那呼啸而过的应该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啊！然而睁眼一看，却是席卷而来的滚滚黄沙。

一塔拉、二塔拉、三塔拉……

远远看过去，这三个塔拉如浑黄起伏的黄河浪，一浪高过一浪。

说来惭愧，第一次看见这三个塔拉，我还真以为是奔涌而来的黄河，但猛一看，却是连绵起伏的、干得冒烟的干滩。在恰卜恰还能看见几棵树，过了恰卜恰，几乎看不见一棵树了。共和盆地三天两头刮大风，没有了树木遮挡，风沙自可任性地长驱直入横扫一切。到了这塔拉滩，离恰卜恰已有一百多公里，扑入眼帘的只有苍黄的灰霾，而盆地的灰霾既浓重而又经久不散，把太阳裹得严严实实，人也像被裹住一般，闷热、压抑，我被这沉闷的气氛压



从河流到盆地，纪实文学作家陈启文的写作常常集中在生态领域。这次，他进入西部高原的共和盆地，追溯历史、关注现实。在改造自然，还是顺应自然的路途上，这里的人们曾走过种种曲折之路，如今盆地的主人正以崭新的姿态和科学的精神退牧还草，在荒漠上育苗种树，绿色的希望冉冉升起。

得长久喘不过气来，鼻腔里辛辣而灼热，这是流鼻血的先兆。眼看着车前玻璃蒙上了一层灰尘，连久经沙场的司机老沈也放慢了车速，一路上不断地喷水，那雨刮器不停地摆动，但视野还是一片模糊，不知是玻璃越擦越模糊，还是风沙越来越大，那模糊一片的玻璃转眼又被黄沙笼罩了。我们这辆车的密封性还算很好的，但玻璃缝儿里也有沙尘钻进来，既不敢打开车窗，这样紧闭着车窗也让人呛得不住地干咳，咳出来的也是沙尘。眼看着能见度越来越低，老沈只能一个劲儿地盲目按喇叭，好在这一带人烟稀少，几里路也碰不上一个人、一辆车。

2

到过塔拉滩的人都知道，这儿的沙尘暴有多么狂野。

老沈说：“只要恰卜恰的树叶一摆，这塔拉滩上的石头就开始满地疯跑了。”

对于这条路，这塔拉滩，老沈比我更熟悉。说来，他还真是久经沙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他就在这里当兵，一说到当年的五公里越野，他那精气神儿一下又抖擞起来了。在这塔拉滩越野拉练，必须戴上钢盔，全副武装，那被风沙染成浑黄色的钢盔和迷彩服，压根儿就不需要隐蔽，在风沙中急行军，就像奔腾的沙尘暴。在这激荡与呼啸的黄沙中，一个来回跑下来，

黄军装变成了灰军装，连领口里也灌满了灰土，大半截脖颈都埋在黄沙里了。

塔拉滩位于黄河干流左岸，这儿可能是地球上除了沙漠之外最干旱的地方，在三塔拉中，一塔拉又是三个塔拉中最荒凉的。抵达一塔拉时，正是高原的太阳最嚣张的时刻，那太阳如同一团模糊的光影，你看不见阳光，但那裸露在外的皮肤感到如慢火炙烤一般，连塔拉滩的石头摸上去也炽热发烫。农历七月，正是青藏高原最美的季节，然而眼前却是褐黄色的荒滩，几乎寸草不生。此刻，风不大，但风沙却被一阵一阵扬起。我在路边抓了一把黄褐色土壤在手里揉搓，干燥得没有一点儿水分，这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土壤，而是一盘散沙，朝手心里哈一口气，噗的一下，就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沙尘暴……

这还是好的。几年前的一场遭遇，让我一直心有余悸。

那是一场呼天抢地的沙尘暴，如世界末日骤然降临，顷刻间天地间一团漆黑，连自己也看不见自己了。那还是中午啊。这些年我多次行走青藏高原，对这儿的沙尘暴也多少有些经验了，一般沙尘暴，风力至少在8级以上，有时甚至高达12级。一旦风沙乍起，天色忽暗忽亮，变幻莫测，看上去奇形怪状。以前，哪里有什么沙尘暴这个概念，人们也不知道沙尘暴到底是怎么刮起来的，那风声听着就像狼嚎鬼啸

一般，在簌簌落下的沙石中，还有吱吱叫着的鼠兔、蝎虎溜子从天上掉下来。你在地上见了这些小动物不觉稀奇，而一旦看见它们活生生地从天上掉下来，看上去特别狰狞。在塔拉滩的老乡看来，这是鬼使神差或妖人作法，在古书中也有不少妖人作法的记载。塔拉滩的老乡都把这风叫妖风、黑风或黑旋风。这沙尘暴虽说总是突如其来，但在共和盆地、切吉草原尤其是这塔拉滩年年都会发生，有时候一年里就要刮起十几次沙尘暴。

3

当地老乡对付沙尘暴有了一些经验。若是走在路上，一旦遭遇了沙尘暴那是不能跑的，只能就地蹲在地上，抱着脑袋死死地抵在膝盖上。这塔拉滩连一棵树也没有，你也只能自己抱紧自己了。那风沙噼里啪啦打在身上，开始还觉得很痛，疼得要命，过一会儿就浑身麻木了，那身体都不是自己的了。最要紧的是不能被风沙走石打破了脑壳，无论那手臂有多疼痛多麻木，都必须死死地把脑袋抱紧了。那车是绝对不能开了，无论顶着风顺着风，车速怎么也赶不上风速，那么猛烈的风，一下就把你掀翻了。你只能就地停车，把车门车窗都关紧了，等着这狼嚎鬼啸一般的妖风过去。那次，也是农历七月，我们在这塔拉滩被困了十几个小时，就像陷在一个黑暗的陷阱里，那种窒息、恐惧、生未死、不可名状的感觉，如活埋一般，让我做了多少年的噩梦。那是如鬼压身一般的梦魇，你的神志明明是清醒的，但无论怎么挣扎就是醒不过来。好在，这沙尘暴还挺准时，一般12点来，十七八点走。但沙尘暴走了，车还走不了。这时候你打开车窗一看，天哪，塔拉滩上那薄薄的一层土壤就像黄河揭河底的自然现象一样，被风整个儿揭掉了，彻底打回了那贫瘠绝地的原形。而那些掀起的尘土与沙石，早已将一条路埋下去半尺来深，我们那辆越野车浑身上下都是沙尘，车轱辘都整个儿埋在沙尘里了。若要把一条路清理出来，少说还得几个小时。

那是我一辈子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也让我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理解了一个蒙古词语的本义，塔拉，在蒙古语中就是干滩，或滩地干旱草原。塔拉在蒙古语中还有平野、台地的意思，这三塔拉，就是三个逐渐纵深又逐级递升的台地或阶地。

(节选自《北京文学》2019年第1期)

一本被称之为中国《纽约客》的杂志
一本中国唯一彩色印刷的文学月刊

作家杂志

2019年第3期目录

作家走廊	月)	胡冬林	
测听时代修改的印痕	我曾遇见过冬林	张好好	
常州三记	王威廉	诗人空间	
城的腰和叹息	高洪波	纳博科夫的故事	柏桦
小中篇	李海洲	三月诗会	代薇田暖高跃
知白者说	潘军	江红霞张牧宇	白小云
金短篇		精神肖像	
蜡人	王大进	《生命诗学论稿》生成史	霍俊明
东风里	李治邦	记忆·故事	
念彼观音力	陈崇正	张纪中：我拍金庸剧二十年	张英
小长篇		匠人坊：东西《私了》	李浩
荆歌		《肉体与镜子》：我是书写在镜子里的主语	刘爱丽
长白山笔记			
山林笔记 (2011年11月—2012年1			

订阅代号12-1 定价20元
地址：长春人民大街6255号《作家》杂志社(邮编130021)

电话：0431-85691416

作家杂志网址：www.writermagazine.cn

短篇小说

为嘴
依莎薇尔之夜
古城墙·酸枣树

中篇小说

中国结
木香镇
顺理不成章
来路不明

文情关注

身份与文化冲突过程中的“风流图卷”
王春林
《灭籍记》/《北上》/《风流图卷》/
《海边春秋》/《鲛在水中央》/
《天体之诗》/《失路之人》]

纪实文学

库布其沙漠：英雄的舞台

吴克敬
宋离人
张变芳

李师江
白天光
马贵明
于卓

王春林

解俊山

文学品质

棕皮手记：权威的失落

于坚

短篇的艺术

富阳姑娘、日本佬和双黄蛋
——麦家的几个短篇小说

张学昕

当代文学中的“潜叙事”

当代文学中的“灰姑娘”叙事探究

张清华等

生命迹寻

此去经年

——北马路19号的繁花与落叶

郁葱

散文随笔

家乡的小路

郭华

为问门前客 今朝几个来

恢嘉

凡间真戏

白新华

長城

大型文学双月刊
二〇一九年第二期目录